



# 古今掌故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古今掌故丛书

# 古今掌故

(三)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一九八八·十一·成都

封面题签：庾 功  
特约编辑：王 春 瑜  
责任编辑：吴 畏  
封面设计：梅 定 开

## 古今掌故(三)

GUJIN ZHANGGU 古今掌故丛书

---

编 者：《古今掌故丛书》编辑委员会  
出 版 者：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发 行 者：四川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成都前进印刷厂

---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8.875 字数：223千  
1988年11月第一版成都第一次印刷 印数：1—2,100册

---

ISBN7—80524—175—9/K·29

定 价： 2.80 元

# 古今掌故

第三辑

## 目 录

---

- 冒辟疆的如皋故居..... 冒舒瑾 (1)
- 马门问学杂忆  
——怀念恩师马叙伦先生..... 谢孝苹 (5)
- 寿石工的“人”与“文”..... 刘叶秋 (10)
- 彭总佚闻 (续)..... 沈 重 (14)
- 《彭德怀在三线》续篇..... 王春才 (19)
- 蒋中正传令嘉奖陈赓..... 穆 欣 (28)
- 从“猪仔”华工到“甲必丹”  
——叶阿来开辟吉隆坡记事..... 常 艳 (34)

- 八角随笔.....王春瑜 (49)
- 明代趣闻.....平和 (56)
- 淮东旧闻新录.....陈衡志 (64)
- 裁缝官势一线牵.....惠 肠 (73)
- 清初假道学.....陈祖武 (73)
- 清代掌故二则.....冯佐哲 (82)
- 太炎先生联事.....冯金生 (86)
- 清代太医院与太医.....吕可鱼 (90)
- 清代北京的饭庄、饭馆和茶馆.....大 馨 (98)
- “开银矿”与“开金矿”.....查闻知 (102)
- 扬州香料琐话.....汪维国 (104)
- 一棋输赢，六条人命.....王 荫 吕 侠 (111)
- 我国商代的女统帅——妇好.....王宇信 (117)
- 徐福与日本.....陈昌福 (124)
- 奇人奇遇：查继佐佚事.....汪茂和 (133)
- 武则天的“明堂”与“天堂”.....舒 谨 (148)

- 施耐庵宗祠和施耐庵之墓·····张袁祥 (154)
- 魏忠贤故居佚事·····董迎建 (158)
- 冀东索古·····罗仲辉 (161)
- 北京的“金顶”妙峰山香会·····吕英凡 (165)
- 香山石刻·····千里 (186)
- 天安门真是“起源于木牌坊”吗?···姜纬堂 (188)
- 东北农村的“拉帮套”
- 一妻多夫制的残余现象·····石树贤 (195)
- 江南妇女生育习俗·····惠尔 (204)
- 塞北婚俗·····仲光军 (213)
- 稿本《绪书堂明稗类钞》摘抄·····杨志清 (225)
- 宦官的净身手术和以后的生态···索介然 译 (233)
- 香港古今谈·····饶展雄 黄艳嫦 (240)

# 冒辟疆的如皋故居

冒舒諲

---

明末四公子之一，复社中坚分子冒襄（辟疆），自始祖元季避祸遁居如皋，历代第宅屡有变迁，他本人的故宅也几度迁徙。辟疆的曾祖居集贤街（今冒家巷）西，嗣后成为他一生居住最久的地方。解放后，如皋地方当局将之拆毁，于原址兴建党校，现在部分楼房已属劳动局。故居对过，巷东的原冒家酒店，是辟疆尊翁崇祯间襄阳兵备副使冒嵩少退休后携两庶出幼子冒襄、冒裔所居，如今仍保留旧时建筑“留耕堂”、“爱日堂”。康熙乙巳（1665）冬，辟疆五十五岁，移居北巷（后改为冒家祠），清初词学大家陈其年为作《移居北巷诗》。康熙甲子夏，辟疆时年七十有四，再移居东云路巷，这是他一生最后的住所。

我所要记的是通称为“冒公馆”相沿迄今的辟疆冒家巷西的故宅“香圃园”。这所明代园林式的建筑，现在是片瓦无存了。我童年时曾就居于此，至今印象深刻。这所住宅，自辟疆故世后屡经易主，直到民国六年（1917）才由我父亲冒鹤亭以七千八百银元自张姓手中赎回。故宅基本是明代嘉靖年间建筑的骨架，中

经火灾焚毁“拙存堂”部分，民初又予修复，而园林池沼依然明代故物。

故宅大门面东，北至学宫北巷，南邻周姓家，西迄东云路巷，纵横均达一百米左右，面积约计一万平方米，有屋百余间。故宅分南北相连的两个部分。入大门后白色四扇屏门，中间镌有我父亲增补的林则徐手书楹联：“谢安子弟佳难得，庾信文章老更成”，这副对联是父亲得之于他的外祖周季貺的。入屏门，有南北甬道长约三十米，屏门后有垂花门。进垂花门，见一院落，北边花坛所种海棠传为董小宛手植，南有庞大栝树凌空盘曲，因树倾斜，下以巨木撑持。正中大厅广六楹，即名著一时的“得全堂”，枋间高悬董其昌手题的堂名匾额（此匾在沦陷时期为日寇驻军掠去运往日本），地面铺水磨方砖，厅正面列紫檀条案，陈列我父亲后置的乾隆时西洋进贡的巨型自鸣钟两座，系故宫物。我记得其中一具，罗马字钟面上端绘有日月星辰转盘随日夜轮转，按不同时辰发出更鼓声。厅四周散置紫檀大理石桌、太师椅和兰花磁墩，以备客座。辟疆在家业全盛时期曾蓄有昆曲家班，常在“得全堂”演剧以娱宾客。他的家班在当时极负盛名，是阮大铖的旧日戏班，阮死后由冒收容，携归如皋，所以伶童最擅演阮的传奇《燕子笺》。陈其年曾作《望江南·寄东皋冒巢民先生并一二旧游》词十首，其三云：“如皋忆，记坐得全堂，几缕椒鸡闲说饼，半罍花露静焚香，弦索夜杳杳”。陈确菴的《得全堂夜宴记》有云：“客有称《燕子笺》乐府谱自怀宁（阮大铖）来者，因命歌《燕子笺》，回风舞雪，落尘遏云。……越一日，复开樽于得全堂，伶人歌《邯郸梦》。伶人者，即巢民所教童子也。徐郎（紫云）善歌，杨枝善舞，有秦箫者解作哀音，每一发喉，必缓其声以激之，悲凉仓况，一座欷歔。”又余仪曾《往昔行序》云：“己未（康熙十八年，1679）重阳之夕，于得全堂看演《清忠谱》剧，乃五人墓之事也。巢民叹曰：‘诸君见此，视为前



朝古人，惟余历历在心目间。”同年，王士禛（渔洋）特携尤侗的《黑白卫》来皋访冒，同观冒氏家伶演出。到了乾隆年间，冒氏家班伶人或死或散，即存者亦皤然老翁了。其时，族人冒春荣（含山）有《与水绘园歌人金菊诗》云：“水绘名园久已荒，酒旗歌板小三吾。此时白发谈天宝，弦断琵琶烛泪枯。”又云：“燕子春灯阮大铖，当年顾曲恨难平。紫云已去杨枝死，对尔犹然见老成。”金菊又名大菊，是冒氏家班后期的伶童，此时亦如白头宫女话天宝遗事了。辟疆卒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春荣之诗所谈往事，上距“得全堂”盛时已越半个世纪了。

“得全堂”之北有小楼曰“陈楼”，是当年陈其年居处，由朱古微补题额，楼下遍种白秋海棠。

“得全堂”后有火巷，分隔前厅和内宅。入三门，又有庭院，正厅名“拙存堂”，壁间悬挂天青缎彩色丝绣山水四幅屏，梁上并粘有慈禧的“御笔”红地金绘龙凤纹大“福”字，均系我父购自清宫的旧物。“拙存堂”左右耳房连同厢房都是住宅。

“拙存堂”后为“凝禧堂”，自成院落。南出是另一组庭院住宅，正厅名“五美堂”，堂南首入一小院，有楼名“艳月楼”，即董小宛所居。五美堂后是“别有园”，旧有陈眉公题额，园有“泛雪斋”、“西堂”、“瓷香斋”、“对山亭”和回廊诸胜。园中丹桂与腊梅皆五百年物。最西邻东云路巷的五间建筑名为“妙香居”，有多宝橱，陈列古玩器皿。

至于“香奂园”本身，地处“得全堂”之南，可由大门内甬道南端一门进出，也可从“得全堂”的南庑入。园中主要建筑为“泛海之装”。《巢民文集》有《泛海之装记》，盖取《晋书·谢安传》中语，当时南明鲁王在海上，辟疆怀故国之思，深惜本志不遂。先君有文记园景，略云：“泛海之装前广三楹，若方舟，后为一室，阶下砌花石纲石，石上凌霄不扶而直，数百年物也。环种牡丹，左绕回廊，至深翠山房，前有古桧二。循廊东北行，为

贈云軒。又東為天鏡舫。有池曰洗鉢池，上垂白藤二。直南為滋蘭軒，循兔徑下，繞徑皆朱欄，徑旁植梅、桂。直西為三友崖，崖後為別有園。崖北亦有池，池西有紫薇，與白薇夾峙。白薇下為牡丹台。舊有杜于皇（濬）題額，今為陳穀菴（寶璣）太傅重書，有跋。

十年浩劫之後，今天辟疆舊居幸存的明代故物，僅逸園石刻（已被水泥塗封）、大門和外垣與其內側的火巷，以及堆積在黨校偏院的“得全堂”殘余礎石和一部分階石石條了。

# 马门问学杂忆

——怀念恩师马叙伦先生

谢孝苹

謝生餘事惟杖琴去調新聲自會心會得七條  
弦上意欲拋書劍上送琴

中散遺音不可尋仍憑焦木寫幽心  
更須著意人間世都忘琵琶不恁琴

孝苹來後余問學奇字未出其好琴也  
既而為余數之邊造二琴以貽之今孝苹  
欲歸其軀出示此圖甚屬頌句即書此  
以應三十四年七月之抄叙倫并記



1943年夏天，我在东吴大学法科毕业后，文理学院黄式金院长聘我到文学系当助教。我文科的基础差，底子薄，很想补上文字训诂学一课。不久，我的愿望实现了。经同学必逸群兄的说明，我得以执贖于杭州马叙伦先生门下，进修许慎的《说文解字》。先生当时隐居于上海襄阳路(旧名拉都路)383弄38号。那是一条窄不容车的陋巷。我一个星期两次去师寓问学，时间是下午。和我同席听讲的还有王欣夫先生介绍的在圣约翰大学当讲师的徐淳穆君。他年岁比我大，今已年近八旬，仍在上海居住。先生的耳提面命和严教身行，使我不仅在治学上，而且在做人方面，都得到深刻的薰陶。先生一开始就教导说，治学是个艰苦的历程，没有捷径可循，图省事最终只能欺骗自己。最关键在于着眼一个“勤”字，要做到口、笔、脑三勤。口勤就是善问，不怕难为情。笔勤自然是指写笔记、制卡片，重点要放在勤于选录前人著述中的精华，从前人研究成果中吸取养料。还要勤于用脑，所谓“心之官则思”也就是勤于思考，勤于用科学方法整理积累的资料。先生用农民种地作比喻，风趣地说，土地爷最公道。春天你使多大的劲，秋天它给你多大的报酬。土地爷不讲情面，童叟无欺。所以农民种地就靠勤字当家。做学问也要靠勤字当家，日就月将，方能不断提高，不断进步。先生一庄一谐的教诲，给我的印象至深，我一直奉为圭臬，至今记意犹新。遗憾的是，自离开先生后，饥驱谋食，奔走四方，学业不能专攻，有负恩师的厚望。

四十年代，先生蛰居上海，闭门谢客，生活不仅清苦，有时甚至窘困不堪。先生当时仅靠英国庚子赔款委员会每月拨给的二百元补助费生活。那是一个物价腾飞，民不聊生的年代，二百元钞票远非当年二百元现大洋可比。靠此戔戔之水是难以维持生计的。先生的门生故旧当时颇有高踞要津者。先生不仅不屑于登门求助，而且敬鬼神而远之，根本不和那些人来往，人们知道汤尔

和是先生少年时代就读于“养正书塾”的同窗好友，后来又在仕途上有过“同进退”的一段经历。彼时，汤尔和已跻身于北方政府的揆要，成为炙手可热的头号大人物。汤尔和邀先生出山任北京大学校长。那是一个位尊而多金，为很多人觊觎和角逐的职位。先生断然拒绝了汤尔和的邀请。陈公博是先生过去执教于北大时的学生。汪精卫开伪府于南京，其人坐第二把交椅。陈公博曾雨夜亲访，怂恿先生出山，也被先生严辞拒绝。这两件事都发生在盘餐不继之时。先生宛如耻食周粟的夷齐，傲骨凌霄，保持着中国人传统的民族气节。先生崇高的风范，着实令人敬佩。记得先生客室东壁悬挂着一幅《金缕曲·六十初度》的词，其下片云：

扪天梦里无凭据，且安排藏山之业，日亲蜂蠹。半亩梅边一溪水，此计因循已误。怕斜照渐昏江树。扶竹闲吟归去也，又烟云杳渺知何处，浮一艇，逐鸥鹭。

题壁的《金缕曲》，无异向那些别有用心之不速之客宣布：“愿亲陇亩，无志簪纓，”（先生致蔡元培函中语）是先生不移的素志。一切逆情之请，自然以免开尊口为好。先生那种不畏权势，穷且益坚的高尚精神，为同门所耳濡目染，对我们的教育很大。

先生与沈尹默先生是当代齐名的两大书法家。沈老对先生的书法推崇备至，把先生比作唐代书法家王绍宗。（见沈尹默撰：《马叙伦墨迹选集序》）先生晨兴第一课，是坐在楼下南窗书桌前写字。先生所用笔洗、笔架、笔塚、笔筒皆哥窑制品，斑烂断裂之纹杂陈，古雅可爱。座后悬挂的是陈豪先生书联。当我摸清先生早晨有挥毫染翰的生活习惯后，往往一清晨就推门而入，侍立一旁，或观看先生笔走龙蛇，或前立抻纸。先生一纸书成，我常常展玩不已，爱不释手。先生看出我的心思，笑着说：“好啊！你喜欢，就给你吧！”马上为我铃好印记，题上款识。我也毫不客气带回家去。自此以后，先生晨课得意之作，多半为我“攫为己有”。日积月累，我珍藏先生的墨宝，几可粗比牛腰。

其中有两件结构之高雅，运笔之蕴藉，是先生得意之笔，堪称精品中之精品。一为赠我之联，联语曰：“床头见数帙书，便以学问相许；宅边有五柳树，尝著文章自娱”。另一为扇面，先生悬腕运中锋作小楷，书杜甫秋兴八首，功力之深厚，无可伦比。我请苏州蒋吟秋先生补墨梅于他面，亦极精致可爱。以上一联一扇，为我生平收藏先生墨宝中之双璧。可惜现在都已化为过眼云烟不知去向。至于“粗比牛腰”的那部分艺术珍品，友朋纷来索取，为了共尝，我也不吝转赠。盐城薛兼到诗人，苏州王佩净教授，老同学翻译家朱立人，他们书斋中张挂的先生法书皆不佞所分润。剩下尚有一、二十幅，经过十年动乱，现在也不可踪迹了。

三十年代时，先生曾是北平文化界抗日救国会主席。四十年代隐居在四郊多垒的上海，不得不深居简出，谢绝酬酢，以避免麻烦。与先生乐共晨夕的，就剩下我们几个为数不多的“素心人”。记得是1944年春天，曾在之江大学执教的任心叔先生，应词学大师夏承焘先生之邀，取道上海，往就设在浙江雁荡山的浙大分校讲席。我和朱镜清、宓逸群在天平路（旧姚主教路）镜清家里，略备杯酒，为心叔的雁荡之游壮行色。不期那天先生惠然来临。先生兴致极高，畅谈世界形势。彼时德国法西斯，在东西战场，连连失利。日本军国主义也深深陷在南进的泥淖中。胜利的曙光，已见端倪，所以先生显得特别高兴和健谈。此会大家都有寄怀夏承焘先生的诗或词，请心叔转交。1964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印行的《马叙伦先生墨迹选集》选录的《寄夏瞿禅雁荡山中》五绝句，即先生即兴之作。那天还谈到昔日在故都北平与友朋酬酢的故事。先生曾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张宴，亲手调制羹汤以饷宾客。那种用二十多种海味调制而成的乳白色的羹汤，味极腴美，称为“马先生汤”，在士林传为佳话。今天很少有人知道“马先生汤”的这段轶闻了。前不久与六十年代先生的秘书，选

编《马叙伦诗词》的周德恒老师相值。她说，她曾经品尝过“马先生汤”，确是戛然独造，非同凡味。

1945年春，我离开上海去苏北，和先生谋面的机会就少了。1949年冬，我从南方调来北京，稍事安顿后，就去先生当时的辛寺胡同寓所谒见。师生二人在革命的故都重逢，当时的高兴自不必说了。先生得知我尚未加入任何党派，就对我说：“我对你了解，民进正在发展组织，你就加入民进吧！”不久我填了申请入会的表格。先生亲自为我作入会介绍人，并挽王绍鏊先生同时具名介绍。民进的两位创始人，当时又是民进的两主席，为我作入会介绍人，对我说来是一种特殊的荣光。我以能在北京亲炙教诲而深感幸福。谁知好景不常，一九五七年我被打成“右派”，流放到农村。自此以后，再也不能见到先生了。六十年代中末，听说先生长期卧病，我十分焦急，写信给先生之婿，老同学许梅兄，打听先生的病情，许梅的复信，令我忧虑和不安。我没有自由进入北京的权利，只能夜凭北斗，望京华而兴叹。为抒发思念和悒郁的情怀，赋一绝句云：

曾忆鹅湖问字时，虫书鸟迹许同思。

黑头弟子今玄鬣，东阁何由更得窥。

一九七〇年先生捐馆舍。在那风雨如磐的日子里，过了很久，我才在一张过时的《人民日报》上，见到一通不足二指宽的“讣告”。一个当代经学大师，一个为民主革命奋战终生的斗士，一颗熠熠发光的星，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潜沉到地平线下。滴在我布衫上愤慨的泪，比伤逝的泪，不知要多多少！

记得1964年，我在农村接到夏承焘师自杭州来鸿，有下面几句话：“在京晤马夷翁，谈及欲聘弟为秘书时，不知何以未就？”那是五十年代的往事了，至今感到对不起先生。但我能向先生解释什么呢？何况，使我内疚，愧对恩师的事，又岂止这一端呢！每念及此，中夜缠绵，辗转不寐。

# 寿石工的“人”与“文”

刘叶秋

---

文士之才美而貌陋者，古今皆不乏其人。明代有少女，艳丽工文，慕汤玉茗（显祖）之才名，誓必嫁之。及见其貌，则既老且醜，遂愤而投河。这一传说，屡见记载，为大家所熟知。在近代名流中，篆刻家寿石工之才貌不相称，是比较突出的。

我自少日即嗜篆刻，所见当代名家印迹甚多，于石工先生颇为景仰，虽同寓京华，而不识其人。三十年代，我家住在前门外的虎坊桥大街，向西转北，进南新华街，不远就到琉璃厂，买文具或逛书铺，非常方便。在这里，常常看见一个四、五十岁的大黑胖子，穿着长袍马褂，头戴一顶“帽盔”（一种便帽，多用黑布或黑缎制，圆形如盔，顶有线结，便于取戴），目架象洋瓶子底一样厚的近视眼镜，坐着洋车（即两轮的人力车）往来。身体肥硕，几乎塞满车厢，车夫则端着车把，鸭行鹤步，缓缓走着。车到荣宝斋、清秘阁或铭泉阁等大南纸店门前停住，胖子即由车夫扶下车来，进入店内。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大黑胖子原来就是大名鼎鼎的寿石工先生。



石工名玺，别号珏庵，治印署名印勺，浙江绍兴人。诗词并美，皆宗法宋人。书法秀雅，如妙女簪花，小楷尤精。其字竖画多左短右长，自成风格。而特以治印著称，所作朱白皆工，以细笔见长，章法多妙，且富于书卷气，造诣不在西泠八家之下。当时以为其人亦必风采甚都，没想到是这样一个大黑胖子，使人真不敢相信如此秀雅的作品，竟出其手！我对他“人”与“文”的对不上号，虽不致愤而投河，也总感到有些怅惘！

不过，“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真是人不可貌相。寿公之才思敏捷，出手迅疾，确非一般。那时寓京的名流，差不多都在琉璃厂的各大南纸店悬有“润例”（亦称“笔单”，即鬻艺卖文的价目表），石工亦然。刻印每字四角，写对联和扇面，不过每件二元，在诸老中，定价最低，而且写作俱佳，交件最快，可谓“物美价廉”，故求者甚多，连续不断，寿公每天坐车到荣宝斋、清秘阁等处走一趟，就为了看看有无“生意”，自己取走。遇到求书挽联、寿对之类的小件，他常常就在南纸店乘兴挥毫，连写带作，不假思索，身上揣着图章，随手盖上，顷刻可以了事，十分痛快。所以各南纸店，有事都愿意找他，可免去别人端架子、拖时间的麻烦。在我过二十岁生日时，同学郭伴云（熙和）为我画了一张海棠绶带鸟的条幅，请寿先生一题，正赶上他在北京艺术专科学校上课，立即找来笔砚，题了一首“南歌子”：“朱鸟窗前语，春阴护海棠，佳色静年芳。流光容易驻，艳春阳。”以手头无印章，又觅得小石，镌“山阴”两字白文印，铿然奏刀，须臾而成，钤于名下。此事自首至尾也不过半个多小时。如此快法，一般人是办不来的。

才思敏捷，写作出手迅疾，是寿先生的一大特点；爱诙谐，喜欢开玩笑，是他的另一个大特点，也可以说是个大缺点。因为他不择地、不择人，几乎是无时无地不在开玩笑的。有一个时期，他在北京市政府当秘书，市长某公，喜欢京剧，喜唱青衣。